

看见2021·暖春



3月,花开了,草绿了。风吹着季节奔跑,仿佛在告诉人们,春天来了。然而,青藏高原上,遥远的碎云坡,春天刚刚迈开步子。纷纷扬扬的白雪中,站在云儿飘过的地方,遥望着的方向,哨所官兵心头的一抹乡愁挥之不去。云儿就像信笺,星辉诉说思念,“总有一阵风会吹过我再次向你”。

即将成为一名父亲的中士次罗布,被上级“特批”回家。半个月后,他又将回到云端,代表团队再次出征国际军事比赛。喜马拉雅山脉恰似一个月牙,碎云坡位于海拔4500多米的雪峰上,暖湿气流形成季风,让这里终年降水丰富,雨雪无常。漫漫雪季,这里雾霭环绕,冰塔林立。进入3月,这里别有一番景致,雪是天空揉碎的云,云是风扬起的雪……



山海。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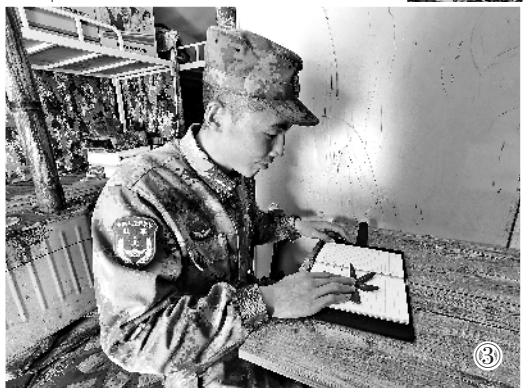


在那云儿飘过的地方

罗登贵 张学士 孙梁

“站在高高的山巅,便见识了别人没见过的繁华”

风很大,云朵从远处飘来,环绕山间。比这里更高的山顶,终年皑皑一片。阳光从东边缓缓而来,掠过营区红色的房顶,给五星红旗染上一层瑰丽的霞光。雾气渐渐消散。远处的天空,一道彩虹在蓝色夜幕映衬下分外旖旎。妻子凯走出房门,沐浴阳光,他拿出手机将眼前的彩虹摄入相册。这位边防连长和妻子共同使用一个用户名为“等风来”的微信号。那里,是他们约定好给对方“留言的地方”。登录,上传照片,写下留言……妻子凯翻看妻子前一晚上上传的“家门口的霓虹”,他不愿错过妻子生活的点滴。相隔千里,心却没有距离。两人早已习惯将思念化成一幅幅图片,抑或一段暖心话语。这是属于他们的浪漫。



图①:象棋对弈;图②:雪地比拼;图③:连长裴子凯将杜鹃树叶做成标本;图④:军犬训导员熊世洁和军犬“大黄”在一起;图⑤:悠闲的“吉他时间”。

图片由碎云坡执勤点官兵提供

接到哨所命令的夜晚,裴子凯专门给妻子打了个电话。“山上马上就要安装通信基站,放心。”他越是强调,妻子反倒越是不放心。时间过得飞快。一次,裴子凯下山去团部办事,打开微信,一下子跳出几十条留言。他心疼地逐一翻看,眼泪滑下面颊……“我们在微信上给对方留言吧。”久别后的那通电话,夫妻俩互相诉说挂念,也商量着一个长久的沟通模式。遥远的碎云坡,绝不是心灵的孤岛。“站在山巅领略雪山壮美,守在这里心是澄澈的。”裴子凯喜欢登高望远,站在坡上,世间美景尽收眼底。他在微信中留言:“站在高高的山巅,便见识了别人没见过的繁华。”“云儿飘过的地方,冰封雪舞,热血流淌,手握钢枪,我为祖国站岗。云儿飘过的地方,我在雪山眺望,朝着家的方向,心爱的姑娘,可还是梦中那般模样?”信号缺失的日子,上士秦永臻写下这样一句诗行。床头柜里,中士孙腾飞珍藏着一枚金灿灿的三等功奖章——那是他上哨前,参加上级比武荣获的“青春勋章”。接近一年没回家了,他经常把奖章拿出来看了看。“下次回家给她一个惊喜。”这是他藏在心底的愿望。去年8月,山上通了信号,哨所空气中弥漫着幸福气息。“娃儿啊,你都好吗?”……刚开机,上等兵孙冲的手机“嘟嘟”响个不停。孙冲告诉母亲:“妈妈,以后随时可以联系上我了!”电波带着问候飞到母亲的耳边,她慈祥地笑了。家人的微笑,是许多官兵生活的蜜糖。刘雨是唯一一位到过碎云坡的军嫂。去年夏天,她风尘仆仆到了哨所,看望自己的丈夫秦永臻。那天登上碎云坡,她作为第一位上山探亲的军嫂,受到官兵热情欢迎。战友们一起为秦永臻和刘雨举办了一场简单而又隆重的婚礼。“愿你们以后的生活春风扑面,沐

浴阳光。”裴子凯笑着祝福,掌声随之响起。这个冰冷雪峰,此刻被幸福环绕,每个人的心头都暖暖的。“不要问我在哪里,我在云儿飘过的地方。”“这里有全世界最美的星星,有最深的战友情。”……春天到了,裴子凯给妻子发去信息,他也在期待着天气的回暖,期待着团聚的日子。

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”

秦永臻一直觉得,自己有时失眠,是因为碎云坡的星星太美了。每次想念妻子,秦永臻都会抬头看着头顶的星空。小时候,上等兵梁坤的母亲告诉他:“一颗星星就代表一颗心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。”到了碎云坡,夜里睡不着,他便和班长秦永臻一边看星星一边聊着天。“班长,妈妈说流星许愿能实现,是真的吗?”这位大学生士兵心里,一直装着一个秘密。多年前,梁坤和中学同学罗江深考上同一所大学,沉静的罗江深就这样走进了他心里。大学毕业,梁坤选择来到部队,两人渐渐失去联系。军嫂刘雨来到哨所探亲,她对这个清澈笑容的男孩就像亲弟弟一般。梁坤给刘雨看了罗江深的照片,讲起两人的经历。刘雨笑着鼓励他:“孤寂的雪山你都守得住,给人家写封信有那么难吗?”

罗江深安静地读着信。时光飞转,一段情缘的幕布被悄悄开启。不久,山下来人,给梁坤捎来一个“惊喜”。“梁坤,你的信!”战友轻轻扬起飞。边关书信抵万金。接过信,梁坤的心跳得厉害——信封邮戳上,那不正是她生活的城市吗?第二天清晨,轮到梁坤下山背运物资。他早早起床,帮副连长白玛单增和战友整理装备,干起活来浑身有劲。在碎云坡,背运物资的任务不轻松。官兵每次都要往返一段海拔落差很大的山路。山上每年入冬开始大雪封山,长达6个月的时间,这条唯一上送物资的道路被冰雪覆盖。汽车从遥远的团部起程,到了山脚下,车辆便无法通行。最后一程,只能由官兵徒步将物资背运上山。梁坤给刘雨看了罗江深的照片,讲起两人的经历。刘雨笑着鼓励他:“孤寂的雪山你都守得住,给人家写封信有那么难吗?”

“军人守护的土地,都属于祖国”

坚守碎云坡,艰苦并非生活主题。

在下士陈凯龙眼里,艰苦是成长开出的花儿。哨所担负的一条巡逻线路往返70多公里,官兵每周巡逻一趟。攀悬崖、上冰川、蹚冰河,让他们练就了性格中的沉稳和韧劲。下士路世龙曾在一次巡逻途中摔伤了腰部。他喜欢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:“只要你不停向上走,阶梯永远不会完结。在你向上走的脚下,阶梯不断向上衍生。”坚守碎云坡,成长是破茧时的疼痛,也是人生路上的收获。云之上,雪山下,杜鹃树的生命力顽强。夏天它的叶片伸展着,雪季它又将叶片卷起来。努力适应环境——这是植物的智慧,也是它对世界的感知。“杜鹃树属于雪山,军人属于边防,五星红旗属于祖国的蓝天……”路世龙说,“军人守护的土地,都属于祖国。”山上平均气温低。执勤时,官兵的面罩上凝结冰晶,风雪不能摧残意志,反而雕琢他们刚毅的品格。第一次在碎云坡度过封山期,四川籍战士王杰特别想家。哨守之初,这个白净瘦削的小伙子还很兴奋——入伍前,他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雪;后来,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。母亲生日那天,王杰攥着手机拨通了电话。听着电话那头亲切又熟悉的声音,他的眼泪流下来。“妈妈,别哭了,我很好。”一抹抹去眼泪,他学会了坚强。坚守哨所,人的情感真挚纯粹,想法也专注执著。为了让大家吃上新鲜蔬菜,炊事员每天把上送的鲜菜埋进雪里,谁知第二天鲜菜都成了“冻菜”。他干脆把火炉搬到阳光棚,和战友轮流值守。冷热交替,他的右脚生了冻疮。不久,每天随队执行任务。他脚上冻伤的地方被磨得起了泡,走路疼得一瘸一拐。军医扶他就地坐下一会,脱下防寒靴涂抹药膏……小伙子张口闭口聊的

还是他的大棚、他的菜。冰天雪地,帐篷燃起幸福的火炉。围着火炉闲聊,大家的心头总是洋溢着温暖——那一刻,小小斗室就是家。军犬“大黄”卧在火炉旁,安然地休息。去年一次巡逻,官兵们头顶烈日前行。太阳照在雪地上,明晃晃一片,大家全都得了“雪盲症”,泪水不住地流……多亏了军犬大黄,一路引导官兵走向营区。由于没有任何防护,“大黄”的眼睛也受伤了。四级军士长尹逊明心疼得不得了,用塑料瓶为它“加工”了一副“墨镜”。中士喻辉已经在高原服役6年,他用一个小本子,记下每名哨所战友的生日。去年探亲归队,喻辉在火车上想起上等兵钱嘉豪的生日快到了。一下飞机,他就从网上订购了一个生日蛋糕,坐上汽车就赶往驻训地。生日那天,蛋糕摆上了餐桌。看着“稀罕”的蛋糕,大家眼睛都挪不开了,一直瞅着看。唱生日歌,吃蜡烛……一片喜庆和谐的气氛中,蛋糕的香甜弥漫着味蕾。喻辉却因高原反应,一口也吃不下。对美好与幸福的期许,是守防官兵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王光强是营部的士官参谋,一年前主动申请来到哨所,并从老家带来了许多花籽。“这是蟹爪莲,这是矢车菊,这是兰花……”一粒粒花籽,如今已经种在了盆里,摆在书桌上。又是一个春天来了。大家期待着,这个夏天,哨所拥有一片花圃。那天,这位老兵和10岁的女儿通电话。喻辉却因高原反应,一口也吃不下。“春天来了。花儿站在枝头,踮着脚尖寻找,春天在哪里?花儿不知道,她就是春天……”王光强笑着告诉女儿,春天也在他的心上——“孩子,等你有机会来哨所,你就会知道,因为军人的坚守,碎云坡上春常在。”

生命里多了一个你

南疆军区某部干事 唐帅

转眼间,儿子一岁多了。小家伙的理解力增强了,跟家人的互动也变多了。他总能根据我们的“指令”做出动作,逗得我和家人哈哈大笑。我和妻子都是军人,每天早出晚归,几乎没有与儿子的玩耍时间。妻子产假结束时,岳母决定从老家赶来,帮我们俩带孩子。儿子出生时2.3千克,现在12千克了。看着他一天天长大,我和妻子成就感“爆棚”。我常跟岳母感慨,与同事“留守”老家的儿女相比,儿子身边有那么多亲人,已经很幸福了。为防止儿子睡觉时掉在地上,我们让他睡在床的最里面。妻子挨着他,方便照顾。有一天,我跟我妻子商量:“要不晚上睡觉时,我挨着儿子。夜里如果他哭了,我来哄;他饿了,我来冲奶粉。这样你也能好好休息。”“你能行吗?”妻子有些信不过我。“怀孕以来,你很少睡过一个安稳觉。这次你就放心吧!”在我的坚持下,我终于得到挨着儿子睡觉的机会。那一天,我特意比平时早些下班。到家时,儿子已经睡着了。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,我看着熟睡的儿子,抚摸着那稚嫩的肌肤。他的睫毛很长,脚丫胖乎乎的,可爱极了。“手机别把儿子照醒了。”听到妻子的“警告”,我赶紧把手机放置一边。不知几点,儿子像是做了噩梦,哭个不停。我学着平时妻子的样子,又拍又揉,又亲又摸,可就是哄不好。我只好向妻子求助。妻子起身把儿子抱起,摇了一阵,很快就让他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,儿子又醒了。我觉得,他应该是饿了。我冲了奶粉,递到他嘴边,可他就是不喝。我不得不再次向妻子求助。妻子喂完奶粉,儿子又睡着了。一番折腾,我困意全无。看看时间,已经快要出操了。我踮手踮脚地走出房间,生怕把儿子吵醒。清晨跑步时,寒风瑟瑟,我的心里却暖乎乎的。回想着哄儿子睡觉的这一幕,我不禁笑出声来。最近,儿子能分辨出我上楼的脚步声了。听到我的脚步声,他会看向门的方向。每次见到我,儿子的笑容都十分灿烂。(上图由作者提供)